博物馆之旅

## 中国航海博物馆

# 跨越历史 走向深海

□ 沈则瑾

从驱逐舰到导弹护卫舰，再到航母，折射出的是我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快速提升和人民军队保卫祖国蓝色海疆的坚定信念

晴好的春天里，一群又一群孩子来到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开始“走向深蓝”之旅，为这个外形如两张白色风帆相拥而成的别致建筑带来勃勃生机。

这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目前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航海博物馆。一进中央大厅，就会被一艘高高的仿古木船震撼。这艘长31.3米、高9米、宽8.8米的三桅三帆明代福船是按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1:5仿制的，榫卯连接和水密隔舱等技术完全采用古代造船工艺打造，下水便能远航。参观者可以登船细看27米高的福船主桅杆，也可以在高悬船首的缀有“明”字的黄旗下留个影。

航海博物馆由6大展馆组成，珍贵展品最多的是航海历史馆。幽暗的灯光下，静静躺着一只明清时期的金湖木舵，不起眼，却有极高的文物收藏价值。这只舵2005年发现于长江口牛皮礁水域，专家说最为珍贵的是舵上保留有首次发现的勒肚孔，还带有完美的吊舵孔，通过操作穿孔而过的绳索就可以升降舵。这是至今考古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吊舵孔，体现了先人造船的高超技术。

同样珍贵的还有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18平方米，占据了整整一面墙。这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的复制品。全图以大明王朝的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至西欧，南至爪哇，北达蒙古，早于欧洲100余年就绘出了非洲大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国古人何以在没有精密测量工具的600多年前，就能如此精细地绘出山川河流的地形地貌？

船舶馆集中展示着近70艘各类船模，古今中外赫赫有名的名船名艇在这都有“微缩版”。沉入海底令人扼腕的泰坦尼克号，扬我军威的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还有2012年在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创造了下潜7062米世界载人深潜纪录的“蛟龙”号，这意味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8%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

最受军事迷喜爱的当属军事航海馆，展出的企业号、大黄蜂号、密苏里号、武藏号等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典战舰模型，令人遥想当年海战时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的场景。更提气的是中国人民海军军舰模型，从驱逐舰到导弹护卫舰，再到航母，折射出的是我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快速提升和人民军队保卫祖国蓝色海疆的坚定信念。

航海博物馆较之其他博物馆更吸引人的是这里有许多互动项目，可以让人玩得尽兴。在船舱模拟器里，戴上3D眼镜，就会发现自己正坐着游船“行驶”在黄浦江上，空中“飘着”雪花，两岸风景在快速向后“移动”，脚下也有颠簸的感觉。如果觉得还不过瘾，可以走进一艘真船的驾驶舱里，握一下方向盘，摆弄两下操纵杆，找找当船长的感觉。

在儿童活动中心，3至10岁的儿童不仅能学到许多航海知识，还能在角色屋换上各种水手服、海盗装，体验航海乐趣。每逢周六和节假日，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看场动感十足的《环太平洋4D》电影，或者在天象馆球幕影院看一部讲述浩瀚宇宙前世今生的球幕电影《星途》，让航海博物馆之行更臻完美。

《周末》执行主编 魏永刚
责任编辑 李 丹
美术编辑 高 妍
邮箱 jjrbzmzk@163.com

光影

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苗族山花节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苗族群众在该县花山公园举行挤芦笙比赛，吸引众多观众观赏。

挤芦笙是芦笙舞的一种，舞蹈动作跟随鼓点和乐曲连续旋转、矮步、倒立、翻滚等，节奏感强，舞姿优雅欢快。苗族群众通常在山花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上舞蹈，青年男女也通过芦笙舞择偶。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 鼓励那些市场化可行性较高的非遗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已成为政府和业界的共识

☞ 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已经失去了传承下去的土壤，是否可以借助创新、创意的力量，使其换一种方式“复活”、重回人们的视野呢

# 非遗：“活”出各自精彩

□ 郑 杨

前不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成热门话题。从作家冯骥才“炮轰”有官员把非遗保护当政绩，只保护“能开博览会的”，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呼吁“民间的老物件儿、老手艺不能只是沉睡封存的档案”，承载着民族记忆的非遗再一次牵动人心。

我国非遗保护，单从数量上考量颇令人振奋。截至2016年，已有39个项目跻身世界级非遗，位居世界第一；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372项，省级非遗项目13087项；更有数十万计的市级、县级非遗项目。相对于丰厚的资源，很多专家认为，传承和保护的工作还是太慢了。“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高尔基这句话道出了活生生的现实。

非遗讲究“活态传承”。然而，“老古董”如何存活于光影变幻的新时代？笔者近日探访广东东莞市非遗保护的品牌项目——非遗墟市后发现：参差多态的非遗，即便境遇天差地别，只要把对脉、找对路，都能“活”出各自的精彩。

## 借市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产业化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理想境界。毕竟，面对大量亟待保护的非遗，政府的投入难免顾此失彼且杯水车薪，产业化则能令它们迅速“飞入寻常百姓家”。

只不过，不是每种非遗都有产业化的幸运，这需要某些先天“基因”——诸如传习较易、市场需求大、经济价值较高等。在东莞的非遗墟市上，广东省级非遗项目高埗矮仔肠制作技艺就是这样的“幸运儿”，它几乎具备了市场化成功的全部要素。

首先像一切受大众欢迎的文化产品一样，它“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矮仔肠第三代传承人吕辉告诉笔者，正是“矮仔肠”的创制促成了他爷爷奶奶的美好姻缘。清朝末年，爷爷吕佳在各村卖腊肠，一个姑娘爱吃他做的腊肠，对他说：“你的腊肠就跟你人一样，矮小却很实在。”吕佳根据姑娘的建议进一步改良了香肠，每当他满面春风地沿街叫卖，一串串短而粗的腊肠香气四溢，引得村民纷纷购买。久而久之，“矮仔肠”的名声就传开了，那位姑娘后来就是吕辉的奶奶。

矮仔肠传承了一百多年，故事也讲了一百多年。在非遗墟市上，不少市民、游客津津有味地听完故事，便买上一碗矮仔肠腊味饭津津有味地品尝，再买上两袋腊肠带回家。文化的力量，大大助长了矮仔肠的销售。

其次是秉承了传统工艺和传统口味。矮仔肠为什么好吃？第四代传承人吕衬禅解释，原因就在于“守旧”：坚持只用山西汾酒腌制，坚持只用天然猪小肠衣，坚持“古法”手工制作。据说，连美食家沈宏非都忍不住做起了矮仔肠的电商买卖。沈宏非这样描述自己心爱的“东莞爆浆小肉弹”：“入口后即爆浆，米香、酒香、肉香、脂香、酱香，各种魅惑各种香充满口腔，实乃难得之酣畅淋漓大享受。”

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懂现代经营的传承人。掌舵家族企业的吕衬禅毕业于中山大学，在国企搞过外贸。她将现代化生产管理手段融入传统制作当中，并以现代营销理念进行推广，使矮仔肠发扬光大。

越来越多像矮仔肠这样有文化内涵、秉承传统又长于现代经营的非遗获得了市场认可。从全聚德的烤鸭到五芳斋的粽子，从南通的蓝印花布到顺德的香云纱，都已经在产业化道路上积累了成熟的经验，甚至走出国门，惊艳世界。

专家认为，形成规模是非遗存续与发展的硬道理，而产业化提供了最好的途径。今天，鼓励那些市场化可行性较高的非遗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已成为政府和业界的共识。

## 靠政府，活化传承不变味

在非遗墟市上，不同于腊肠、鱼丸等传统美食的热卖，传统手工艺品诸如醒狮头、麒麟、千角灯等非遗项目摊位前却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这反映了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的现实——由于长久缺位现代生活，失去了市场，它们很难走大规模产业化之路。

这部分非遗的“活态传承”显然不宜推给市场了事，而需政府另辟蹊径，为其寻找适宜的传承载体和舞台。

笔者在非遗墟市上发现，一项广东省级非遗茶山公仔不同于别的手工艺项目，既赚钱又赚吆喝。有什么诀窍呢？传承人林暖钦说，其实茶山公仔也走过弯路。起源于茶山镇的泥公仔，朴拙的外形下藏着神秘的文化密码。600多年来，当地村民但凡生了男孩，都会在祠堂举行隆重的“开灯仪式”，而公仔是必备的添喜之物。今天这一习俗已然小众化。去年林暖钦头一次带公仔来墟市时，展销效果并不好。在东莞市非遗中心的建议下，林暖钦留下了一部分半成品，现场亲手教顾客上色，这样一个小改变，令茶山公仔大受欢迎。

正是得益于政府在传承与保护中的许多巧思，茶山公仔如今在珠三角已是远近闻名，无失传之虞。比如，茶山镇政府通过文化旅游，竭尽所能为茶山公仔搭建原生态的展示舞台。茶山有着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村落，镇里便在每年元宵节延续开灯仪式的民俗，让茶山公仔唱主角；茶山有着省级非遗“茶园游会”活动，镇里便将这一盛大民俗活动与广东省非遗美食节合办，请来珠三角各类非遗同台竞技。从茶山公仔到中山醉龙、普宁英歌，再加上诱人的非遗美食，去年吸引了逾50万游客。茶山镇还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组织各地学生学习制作茶山公仔，把非遗传承发展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今天，很多专家担心产业化这柄“双刃剑”会伤及原本脆弱的文化遗产，使其失真变味儿，沦为毫无个性甚至粗制滥造的商品。就如冯骥才屡次批评的，很多古村落在旅游开发后，只剩下热卖的旅游商品，民俗文化却消失殆尽。茶山公仔带来的启示是，只要地方政府肯动脑筋，既帮忙搭台叫卖，又担起监督保护的职责，非遗技艺连同其附着的文化密码就有望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

## 巧创新，打捞“沧海遗珠”

还有一些非遗，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退出历史舞台，成了“沧海遗珠”。要想打捞起这些“沉珠”，令它们在现代社会复活，非有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的创新创意不可。

莞草编织技艺的盛极而衰似乎是转眼间的事。东莞草织品流传2000多年，在近代畅销东南亚乃至欧美。改革开放前，出口量仅次于蚕丝，成为地方经济支柱和对外贸易的闪亮名片。

而今，这项技艺却落到“无草无人”的境地。适宜莞草生长的咸淡水交界地已是寸土寸金，草田消失殆尽。草织品在生活中的地位也被塑料品取代。非遗墟市上的传承人叶小玲，20多年前和同村很多妇女在草织厂工作，她坦言已没人愿意干这个了。“拿这个莞草提篮来说，手工编织要花13小时，卖200多元，但类似的塑料提篮在菜场上20块钱随便买。没了市场，编出来只能做展示了。”

幸而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发掘了这项“宝贝”。他们组建了“莞草再生设计研究”团队，重拾这一古老技艺，并结合其他材料进行工艺创新和设计。非遗墟市上，原本充满世俗烟火气的莞草在他们手中蜕变成了高雅别致的灯具、屏风等创意家居品，其中一架《扇意》屏风，用少量的莞草材料织出了立体中国水墨山水的意境，使手工技艺的价值再次得到彰显。

专家指出，大量存在于民间的文化遗产，受到工业文明、外来文化、商业浪潮轮番地冲击和侵蚀，瓦解、失散、消亡的速度非常惊人。如曾经辉煌一时的北京花丝镶嵌厂破产后，数百名从事花丝镶嵌制作的艺人四散流失，独特的技艺在历史烟尘中支离破碎。又如美轮美奂的牙雕技艺，由于国际上严格禁止象牙贸易，面临无原料可用和舆论压力的巨大危机，不久前还被广州市列为濒危非遗项目。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果已经失去了传承下去的土壤，是否可以借助创新、创意的力量，使其换一种方式“复活”、重回人们的视野呢？笔者了解到，这方面已有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

东莞广州美院文化创意研究院院长黄树忠透露，该院与地方合作共建了非遗研究基地，通过培养学徒、市民体验和衍生品制作等方式对非遗进行活化。比如，该院即将推出可移动的非遗数字博物馆，让龙舟文化等非遗走进校园、展馆和景区，同时进行创意研发，开发出贴近当代生活的衍生品。目前，广州美院创意团队以“麒麟舞”等非遗文化题材创作了藏书票、利是封等，不失文化传承又饶有新意，一面世就广受欢迎。

7 Weekend 星期话题